

書道津梁

說鄧石如

吳 翁

集篆、隸之大成，而啓碑法之門，開山作祖的完白山人鄧如石，康有爲在廣藝舟雙楫裡再四推崇。包慎伯在藝舟雙楫「國朝書品」裡列鄧的「隸」及「篆」書爲神品。「分」及「眞」書在妙品上。

今日海內外知書論道的，也都重視鄧如石，因爲「篆」與漢「隸」八「分」，是學書的兩條大學之道；而鄧石如「集」其「大成」，便是書道津梁。

石如，（初名琰）皖，懷寧書生，字頑伯，亦署完白。乾隆八年生，嘉慶十年謝世（年六十三）。巴東梁巘（聞山）初見完白筆頭小篆書，便說：「筆勢渾鷲；……充其才力，可以凌轡數百年鉅公矣！」那時完白寒素，祇憑漢碑篆額爲範，却已表見了「用筆」的天賦。聞山薦鄧入江寧梅氏館。梅鏐家有秦漢金石善本，完白乃得縱觀遍學，力追往古。其後芒鞋入都，相國劉墉（石庵）看見他字跡，以爲「千數百年無此作」踵門求面。桂馥（未谷）伊秉綬（默卿）也都珍重完白漢分。

完白謝世，包世臣（慎伯）撰山人傳，發揮其書學議論。何紹基（子貞）親書墓碑；曾國藩（滌生）篆額書丹，山人往日榮哀，大略如此。

完白書名既高，學步效顰的日衆；字帖楹聯摹刻又多失真；乃至曾熙（農髯）說：「鄧用偃筆，轉相撫效；習氣滋甚！」曾先生與李文潔公皆主張學漢人書自道州何子貞法入手，對完白不免有所偏蔽，出語未公。不可不辯：

康有爲說：「學書必須摹仿。不得古人形質，無自得性情也。」臨池有三個階段——學古人書，初苦不得「入」，是不解如何用筆，「難得似」。臨摹浸久，筆近體似；這第二階段久困樊籬，又苦不得「出」；如在求解脫時，藉「轉益多師」之方，一朝超越，便大自然卓爾成家。

在求「入」的時間，能得着「筆法」，便是終兩捷徑，值得歡喜。鄧完白能以羊豪柔翰作碑上字，授人以「筆」法。

鄧的筆法，沉鷲。沉鷲見血肉。學嶧山，瑯玕；衡方，李翁……；久不能入者，見鄧之豪雄渾厚。學得此筆，終生受用。孫過庭（虔禮）書譜序所謂：「導之則泉注；頓之則山安……；同乎自然之妙，有非力運之能成」，得筆以師古，勤學以通變；才能做到「智巧兼優，心手雙暢」。

完白用筆是「駿發滿足，豪鋪紙上」。萬豪齊力，所以能峻；殺字甚安也。行筆，則行處皆留；橫、直平過之處，逐步頓挫；不使率然流易，轉、折、挑、捺之處，提鋒暗轉（何道州亦能此篆法與澀筆）；不肯撇筆溢墨。但取署款「石如」或「完白翁」的屏幅大軸字細

參，自見「轉」「使」之方。

藝舟雙楫「述書上」寫着「……石如曰：『字畫處，可以走馬；密處不使通風』。又曰：『常計白以當黑，奇趣乃出』。……」這是完白在書道的結體與布白上，嘉惠後學！書道注意到不着筆處之「白」，在空間造形藝術的意理，已高達無上！以此用心，想着書譜序裡「一筆成一字之規；一字乃通篇之準」。由字中的「計白當黑」推而至於字與字間，行與行間之「計白當黑」，謀運得法；「始終指法，終與行間」之書藝，其庶幾乎？

完白這些度世真言，原是苦修得來的。一檢「山人傳」便知，他客梅氏館中八年：「初好石鼓文，李斯嶧山碑，泰山刻石；漢開母廟石闕；李陽水城隍廟碑，三墳記；臨摹各百本。……復旁搜三代鐘鼎及秦、漢、瓦當、碑額以縱其勢；博其趣；……五年篆書成。臨史晨前後碑，華山碑，白石神君；張遷，范式；孔羨碑，受禪表；……各五十本；三年，分書成。逾麗、淳質；變化不可方物。結體極嚴整，而渾融無迹；蓋約嶧山、國山之法而為之。故山人自謂『吾篆未及陽冰，而分不減梁鶴』。余深信其能擇言也」。慎伯這篇述德詳盡的「傳」，有助於我輩仰慕前賢。

開篇說過：學書的大學之道，在「篆」與漢「隸」八「分」，不能兼至，不妨先後學之。用筆之法，求之完白（或求之子貞何紹基。此後另文作介）以為入門。此後斟酌補益，求篆於金；師分於石；及其得道——便顧盼二京，游神三代了！（四十八年八月十之廬）

春竹青二萬里餘江
 城落日見離居故人
 已是三年別不寧
 問一紙書

完白書